“一带一路”文化

文化互鉴与文化融合

□ 白彬彬

《马与骆驼图》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出版了《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在此书中，他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被世人广泛接受。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时代命题，“一带一路”成为衔接中国梦与世界梦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关于“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讨论得已经很多。在笔者看来，尽管二者在性质、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差异，但作为中外交往的代名词，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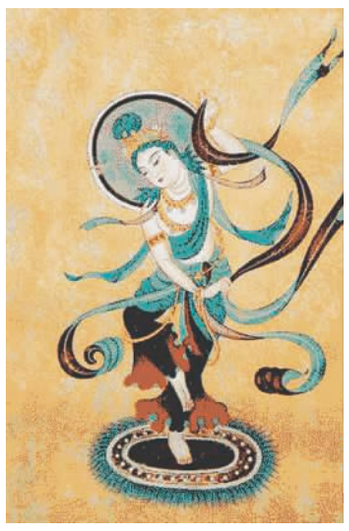
在市面上林林总总的关于“一带一路”的出版物中，这本《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有些特别，它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以古鉴今，为“一带一路”提供某些启示。

无论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还是现今的“一带一路”，都横跨欧、亚等大陆，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交往。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发展模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导致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来自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然而，在向来尊奉和而不同观念的中国人看来，不同的文明之间除了相互碰撞和争斗，还有一条相互借鉴并进而实现相互融合的道路可走。

本书以丰富的文物实例，证明了历史上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并由此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和相互融合。

现今出土的汉唐文物中有许多以骆驼作为表现对象的雕塑、壁画和绘画，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只有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才能穿越横亘在东西方之间那片“平沙莽莽黄入天”的茫茫荒漠。正是因为骆驼在当时东西方交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才会被诗人们郑重地写进诗篇，我们才会在优美的唐诗中不时看到它的身影。无论是杜甫吟咏的“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还是张籍勾勒的“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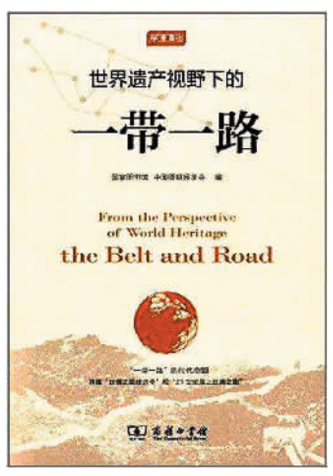
再比如在唐代十分盛行的胡旋舞。这是一种从西域康国等地传入中原的舞蹈，以节奏轻快、急速回旋而著称。在《全唐诗》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描写胡旋舞表演场面的作品，如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胡旋女，出康居。心应弦，



壁画中的胡旋舞

手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元稹《胡旋女》：“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龙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噏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李端《胡腾儿》：“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不仅把葡萄、石榴、苜蓿、骏马等动植物带入中原，丰富了国人的物质生活，而且在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领域深刻影响了时人的精神生活。进而言之，这种双方互利互惠的交往，反映出古代中国有容乃大、和合至上、与邻为友的传统，人们在这种相互馈赠的交往中也放弃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腐观念，这对唐王朝宽容、开放、自信、大气的时代精神的塑造起到了直接的影响。



国家图书馆 中国圆明园学会著
商务印书馆

既然是平等的文化交往，当然是双向的、互动的。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和精神生活的推陈出新，同样，中国的文明之光也照亮了西方世界。物质方面，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科技方面如造纸术、印刷术以及火药等，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

以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为例，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未传入欧洲之前，人们主要的书写工具是羊皮书卷，成本十分昂贵，据说抄写一部《圣经》就要用掉300张羊皮，这显然非一般人所能负担，因此知识被极少数的贵族和僧侣所垄断，大众在神学和愚昧迷雾的笼罩之下艰难地跋涉着。而随着来自遥远东方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使得图书大量复制成为可能，因而变得便宜、易于获取，于是借助书籍传播理性的光辉逐渐被点亮，人们的思想得到启蒙，科学和民主自由的观念借此深入人心。可以说，正是这种双向的、互惠式的文化交流创造了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繁荣，也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历史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中外文化交往（这种交往当然是平等的，而非强迫的、被动的）与国家的盛衰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的联系。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凡中国国力强盛的时期，比如汉朝、唐朝，也是中外文化交往最频繁、最密切的时期。而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古老的中国脱离了世界近代化以来高速发展的快车轨，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变得步履蹒跚，老态龙钟。“没有外来文化的参照，我们很难看清楚自身。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借鉴乃至融合，古人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和方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同的文化享有许多共同的美、共同的人性。交流的价值在于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外来文化不仅是补充，还将激发出创造和发展的活力。”本书作者之一齐东方的这段话令人印象深刻，也发人深思。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这本《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作者为本书责编）

◎文学行走

跟肖复兴走“蓝调城南”

□ 本报记者 **张稚丹**文/图

“在老北京人眼中，‘城南’与‘南城’不是一个概念，城南的文化丰富性，几乎是这座城市其他区域所不可比的。”在作家肖复兴的心里，以前门为轴心，辐射东西的城南，曾是北京城商业文化娱乐的中心，从口中吐出这个词儿，会有一种霜晨月夕的沧桑感。

10月14日下午2点，我们在前门步行街牌坊下大北照相馆前集合。说是招募8位读者，来的可有十几位。带妻子、儿子一起来的小刘，非常有心地带来了肖复兴的《蓝调城南》和《我们的老院》请他签名。小刘说，十好几年前他就买过《蓝调城南》，当时还没儿子呢，他带着女朋友，跟着这本书一路吃着爆肚冯、白水羊头，一路看着风景，体会老北京的味道。

肖复兴（右四）在讲述建筑的过去

肖复兴指着前门城楼说，过去皇帝出巡往南走，一定是出前门。原来这里有瓮城，民国时给拆了。前门大街是北京中轴线南端的起点，出现于明后期，真正繁荣是在清朝。看见火车站了没？有了它，这里商业发达，饭馆特别多。往北一点，过去是护城河，可以跑船，所以有酒楼什么的。

所谓城南，是由平行四边形的打磨厂、兴隆街、鲜鱼口、大栅栏构成的街区。过去有条为护城河泄洪的三里河，后来干涸了，才有了前门这一片街区。

我们旁边这座灰色折角的楼，是火车站建起后第一个洋式小楼，叫前门第一旅店，方便下火车的人住宿。

一路向东，进了西打磨厂，这是一段步行街，周围有很多有意思的老房子，很耐看。街上原来有6个会馆，现在只有两个了。一个是两层楼的临汾会馆，解放前就成了邮局，另一个就是粤东会馆。肖复兴正在粤东会馆破旧的红门外欲进又出，一个穿黄马甲的师傅忽然和他打招呼，竟然是过去的老邻居。师傅率领我们穿过杂乱逼仄的前院，跳墙进了后面腾空修葺好的几进院子。东厢房最里面三间，就是肖复兴住了20多年的家。古稀之年，他把这三进三出院子里的人物命运写下来，“跟连阔如说评书似的”裱糊匠老梁、爱吸鼻烟的英文翻译老孙头、钟情于摆弄花花草草的景家老两口、戏唱到兴头就换上凤冠霞帔的小王太太……于是有了一部《我们的老院》。

走到根据文献记载拆了胡同复原的古三里河，瞬间好像进入幽静的田园。一条丈许宽流动的小河，水里有尺把长的金鱼，四周芦苇掩映着灰色的平房，有下棋看棋的悠闲老人，也有会馆、寺庙等文物，还有刘若英老公建的春风习习杂志图书馆。北京居然有这么安静的地方！被男朋友大熊拉来的北外法语老师高宝玉幽默地说：“我感觉我从没到过北京。”

后来走到著名的八大胡同，赛金花、小凤仙皆出于此。这里也有条斜街，叫棕树斜街，过去叫王广福也叫过王寡妇斜街，因外地人从广安门进京办事形成。正南正北的陕西巷是八大胡同的中心，向西的百顺胡同，是过去同治十三绝（徽班进京的名角）住的地方。

一路走走说说，只觉得看不够，品不完，有新知的喜悦，有闲适的怡然，忘记了雾霾，心中一片宁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这条线路开发成旅游线路呢？

一个作家的文字想象，常常建构在他所走过的经纬，他所眼见的世界。想要体验字里行间的情意，最好是带着作品，回到它发生的场景中。

本着这种理念，北京阅读季“秋览城”及“北京十月文学月”特意设计了北京文学行走活动，以文学为地图，让文字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叠加互映，体味北京城的气韵——追随一本书，去看一座城。

大师的文字里，有和我们一样的平凡

□ 雷穿云

季羡林著 东方出版中心

谁写日记也不会打算让他人看，所以难免随心所欲，流水的东西也会很多，好像一片海，远望汹涌澎湃，但就近一看，有砂砾，有鱼虾，也有海蚌，而我关注的却是那些能给我启迪的“珍珠贝”。

在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中，寻找金句良言，不是难事。

他对诗的看法，先知先觉。“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不要内容吗？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韵律。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如今看来，离开了韵律感的诗，的确是仿如朽木刮铁皮。

他是大师，真知灼见，难免俯拾皆是。而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读着读着，豁然发现，大师的文字里，居然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平凡。

他说自己写东西，也曾有明显的功利性。“我老早就想到阅报室里去，因为我老希望早些看到我的文章登出来。每天带着一颗渴望的心，在一方面说，虽然也是乐趣，但是也真是一种负担呵。”

他说：“我最近很想成为一个作家。一方面也想在国内培植起个人的名誉，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然后再利用这地位到外国去，以翻译或者创造，做经济上的来源。”这些想法，不是和我们一样吗？

他作文时也遭逢柳暗花明，“说来有点奇怪，写到某一个地方，本来自己以为已经穷途末路了，但又不甘心就完结了。自以为写的很好，而且当时还幻想着说不定就成了中国小品文的杰作，但是拿到屋里再看的时候，热气已经凉了一半，虽然仍然承认写的还不坏。”那篇《心痛》，他抄来抄去才发现“写文章真不是易事。当初写着的时候，自己极满意，后来锁在抽屉里，也颇满意。现在抄起来，却又不满意。”

他也需要激励。当《枸杞树》刊登后，他写到：“我真有点飘飘然了。”“倘若这篇文章不登，我大概以后写文章也不会起劲，也许干脆就不再写。”

在他所有关于作文的日记中，我发现他也觉得写文章困难，下笔前，脑子里轮廓打得非常好，自以为成了文章，“纵不能惊人，总也能自己满意”，然而一拿笔，脑袋里立刻空空甚至头痛了，于是“想到了鸡的下卵”。

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未必都是金砖银瓦；一向高山仰止的伟人，并非每日都惊天动地。这恰恰是我所喜欢的，尤其是读了《清华园日记》，我感到，我们很多看似庸常的人，甚至说不定在勤耕不辍的某一天，忽然就变成了令人欣喜的不平凡。

《朗读者》多语种版权在法兰克福书展签约

10月10日，《朗读者》图书多语种版权签约仪式在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出版活动区举行。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文局旗下的新世界出版社的合力推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文化节目《朗读者》的同名图书实现了8个语种的版权输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尔巴尼亚凡诺利出版社、德国布瑟特与施塔德出版社、印度通用图书公司、吉尔吉斯斯坦东方文学与艺术出版社、黎巴嫩阿拉伯科学出版社、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社等6个国家出版社的代表签署了《朗读者》俄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乌兹别克文、印地文、阿尔巴尼亚文、阿文等8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协议。

本次法兰克福书展上，新世界出版社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的图书共20种，除《朗读者》8种外，还有《简明中国文明史》印地文版、阿文版，《呼伦贝尔万岁》俄文版、哈萨克文版、吉尔吉斯文版、乌兹别克文版等。（苏丽娅）